

世說新語
卷之五
集

謝濟澤譯

卿雲書局印行



世界著名小說集

謝濟澤編譯

版權所有

世界著名小說集

著譯者 謝濟澤

出版者 上海卿雲書局

發行者 上海卿雲書局

1931, 8, 15. 出版

初版：1—1000冊

定價八角

小 言

這一些小說，都是從英文中翻譯出來的。有幾篇是朋友們與我的兄弟頌義的譯品。

有幾篇譯文是我與米星如先生在晚上或是清晨共同的工作，曾記得有一夜譯完了稿，他竟是冒着大雪回家去。

我以為這些小說是不朽之作，雖然我們的譯筆也許很不滿意。

編者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於上海。

目 錄

1. 九歲的學徒.....1
A. P. Chekhov 原著
2. 賭賽.....11
A. P. Chekhov 原著
3. 天真女士.....27
A. P. Chekhov 原著
4. 她的情人.....55
Maxim Gorky 原著
5. 等上帝的真理.....67
托爾斯泰原著
6. 忠誠的約翰.....85
Grimm 原著
7. 鑽石案.....105
Canon Doyle 原著
8. 失落的雙星.....138
Catulle Mendes 原著

9. 一顆蠶豆.....143
Frederic Mistral 原著
- 10 大克老司和小克老司.....153
丹麥安徒生原著
- 11 美人呢？還是老虎？.....179
Frank Stockton 原著
- 12 從墳墓中歸來.....
Returned From the Tomb by
D. Maria 原著
- 13 堅忍不拔的格麗賽爾達.....197
“The Patient Ginselda.”
Baccaccio 原著
- 14 人生的電報.....211
“The Human Telegraph,” by Boleslv
Prus. 原著
- 15 兩個會堂.....217
Two Churches Milan Ogrizovic 原著

九歲的學徒

Vanka, A. P. Chekhov

俄國柴霍甫原著

凡克徐克夫年紀還只有九歲，已在一家鞋店裏哀來克興手下當個學徒，有三個月功夫。在一個聖誕前的晚上，他一些也沒有上牀去睡。他兀自伺候在店裏，直到店主伴着他的主婦和夥計出去，做一個早上的禮拜，凡克才敢從他店主的碗廚裏。

拿出一瓶墨水和一管鋼筆；他再攤開一張滿佈着縐紋的信箋在自己面前，開始寫着。

但是在他決意要寫第一封信的當兒，他先偷偷的朝着大門和窗口張望；好幾次回頭探望那黑暗的小屋中。只見兩旁的架上充滿着不少的木櫥，不禁自己深深的嘆着命苦。同時那張信箋已攤在一條長凳上，自己卻屈着膝蓋，跪在凳旁。

他開始寫道：「親愛的祖父康士坦丁梅克來！現在我正在寫信給你，祝你有個快樂的聖誕和上帝的默佑。我從小就喪失了父母，祇有你——祖父——是我的親人。」

凡克朝那窗上望了一下，只見燭光反映在玻片上。他忽然想着他祖父的容貌。原來他的祖父在徐弗雷家裏當個更夫。他的身材瘦長，但很是活潑；臉上帶着笑容，眼眶裏時常潤濕。他終日睡在僕役的廚房裏，和那些廚司談些瑣雜的事。一到晚上，他便披上一件寬大的羊皮外套，巡行在他的範

園內，很勤謹的打更。在他的後面跟着兩隻狗，各自垂頭而行：一隻母的名叫嘉雪坦克；一隻公的名叫維安，週身長着黑毛，而又身子細長，活像一條烏鯉魚。維安外貌很文雅溫和，對於外人和自己的主人，一律看待。但是牠是有些靠不住的，在牠的謙和之中，隱藏着一種深刻的惡意。維安慣於私下出去，齧住別人的腳跟，有時潛入廚下，偷吃雞肉。人們已經好幾次打傷牠的後腳，把牠吊起來，打個半死。差不多每星期維安終要遭遇一次這樣不幸的事情，但是牠到現在仍舊很強健的活着。

在這當兒，凡克的祖父定是站在他主人的門外，窺看那禮堂光亮的紅色玻窗。同時他的足上，穿上一雙皮靴，頓着腳，和那些站在庭前的村人談着。他的腰脅上繫着一條短棍，冒着寒氣，發出一二聲老人的咳嗽，有時還要和那個女僕或廚司開玩笑。

「我們大家嗅些鼻烟好嗎？」老人會問那些女

人們，同時提過鼻煙給她們。那些女人們於是抓了一些鼻煙，嗅到鼻孔裏去。

老人樂不可支，大笑不已，和她們說道：

「丟掉吧！不然你們的鼻孔裏要結冰了！」

他再抓些鼻煙給那些狗。嘉雪坦克嗅了一會，不禁牽動了牠的鼻端，生着氣走了。維安卻謙和地拒絕去嗅，搖着自己的尾巴。這時正當晴朗的天氣，除了一些白霜，沒有細微的冷風。你雖然站在黑夜中，仍舊可以望見那全村的風景——白的屋頂，黑的烟紋從烟突上升起，白皙的濃霜積在樹枝上，地面上也還存留着許多雪塊。天空中又密佈着亮晶晶的星宿，同時有清澈的銀河現在眼前，宛似受了那雪花淳化，正在慶祝這聖誕佳節……

凡克思忖到這兒，不禁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把他的筆尖浸入墨水瓶中，斷續的寫着：

「昨夜我又受了一頓惡打，主人抓住我的頭髮，拖到庭前。他就提起鞋鐙，把我結結實實的打

了一頓。這次無非爲了我搖着他的「醜類」（指小兒）的搖籃，不提防自己睡着了。本星期內我的主婦吩咐我洗潔一條青魚，我因先從尾巴洗起，不料她竟提起那條魚將牠的尾巴朝着我的臉上亂刺。店裏的夥計們乘機來取笑我，差我到酒店裏去買些麥酒。在我回店以後，他們又強迫我去偷竊主人的醬瓜，做下酒的小菜。不幸又被主人撞見了，我又橫遭他的毒打。平素店裏沒有一點食物，除了早晚麵包午餐薄粥以外。至于香菜和酸茶湯只夠主人和主婦的狂喝。他們讓我獨自去睡在那走廊下。每次那「醜類」哭了，我還須起身，進去替他們搖着。親愛的祖父呀！求你看看上天好生之德，把我從這兒領回到故鄉吧！我已不能忍受……我願向你磕頭，不斷的默禱上帝，求你把我領去吧！不然我就死在這兒……！」

凡克停着筆尖，同時垂着自己的嘴角，用了自己污黑的手掌，擦着眼皮，不禁嗚咽地哭了。

「我可替你裝煙，」他繼續寫道：「我可替你默禱。如果我有過失，你盡可痛責我。如果你想我沒事好做，我可以去問問那位經理先生，叫我刷刷皮鞋。或者叫我代替那法特耶當個牧童。親愛的祖父呀！我不能再忍受了，這種淒慘的生活幾乎使我悶死……我想自己逃回本鄉，但是我並沒有皮鞋，有些怕冷。日後我長大成人，我可奉養你，不讓你吃別人的苦。在你臨死的當兒，我可替你禱告上帝，使你靈魂安適，如同我從前替母親派拉克禱告一樣。」

「至于莫斯科，這是一個大城。城內有許多的富人，大廈，肥馬，只是沒有羊羣，城內的狗還不算惡。在聖誕節上，兒童們並不拿着金星，走在街上，也沒有一個兒童准許加入唱詩班中。一次，我在一家店窗外邊，望見一排的釣魚鈎和釣竿，這些都是估價待售的，很適合於各類鮮魚的捉捕。有一枚鈎子，可以釣上一磅重的大魚。還有出售鳥槍的店

舖，這些鳥槍和你的主人所有的一般。我猜每枝至少需一百個羅布罷！在那些肉舖裏，還有山鵲，竹鷄，和野兔類的野味。但是到底誰去打來，從那裏出產，那店舖裏的人卻不會說明。」

「親愛的祖父呀！在你的主人們預備一株聖誕樹的當兒，拿下一枚黃金的胡桃，藏在我青色的小盒中。請求那青年的小主婦奧耳格，爲了這個，你只說這是送給凡克的。」

凡克又深深的嘆着，同時朝窗外探望。他又回憶到他的祖父，怎麼每年到那森林中去，砍伐聖誕樹，每次凡克自己總是和他一同去的。那時何等快樂的時候呀！他的老祖父，每在砍伐那聖誕樹以前，時常握着烟管，吸他的煙草。有時他會抓些鼻煙，和凍僵了的凡克大開玩笑。只見那些直立的小杉樹，罩在濃霜之中，呆呆的期待末日的來到。霎時從林中跳出一隻野兔來，跑過雪地上，他的祖父立時呼叫說：

「捉住牠！捉住牠！咦！這是一隻短尾的小兔呀！」

他的祖父在砍伐樹木以後，就拖着牠，回到主人家裏，那些主人們着手在樹上裝飾起來。那小主婦奧耳格原是凡克的至友，很忙碌的工作着。小凡克的母親還在她家做女傭的當兒，奧耳格時常拿些糖菓，塞在他的衣袋裏。在她空閒的當兒，她還要教他讀書，寫字，習算學和跳舞。後來凡克的母親死了，他們就把他交給他的祖父，叫他住在廚房內。他的祖父又把他送到莫斯科在鞋匠哀來克與那裏當個學徒。

「快來！親愛的祖父呀！」凡克繼續寫道：「我求你看着耶穌的面上，把我領回吧！可憐我這無告的孤兒，因為他們日夜的打我。我的肚子裏終日餓着，一切的痛苦，真是一言難盡，哭訴無門。一日那主人用一塊木槓擊我的頭顱，我立時昏倒在地上，後來幸而醒轉來。我的一生只是惡運，比狗不如…

…請你替我望望哀利那，獨眼的太戈兒，和馬夫。
切勿讓別人吹我的口琴。親愛的祖父！請你見信速來。你的愛孫凡克。」

凡克摺着信箋，放在那昨夜用的一個考貝買來的信封裏。他先思索了一會，蘸着墨水，把地址寫在上面。

「煩送某村，我的祖父，」他再搔弄着頭，忖思了一會，續寫着：「康斯坦丁梅克來凡克」深自慶幸，不會被別人探知，戴上自己的小帽。他還未穿上皮衣，就一溜烟的往門外跑去了。

凡克早已從那雞行裏，打聽得他的信件，可以投入一種信筒裏，自有郵差會分發的。現在凡克果然把自己的信，投入那鄰近的信筒裏去。

一點鐘後，凡克因為心中充滿希望，竟呼呼的睡熟了。在他的夢裏，他望見一隻火爐，他的祖父正坐在一旁，垂着兩腳。他赤着腳，正在朗誦這封信給廚司聽哩！同時，那維安也走到爐邊，搖着

牠的尾巴。

賭 賽

The Bet, A. P. Chekhov

俄國柴霍甫原著

這是黑漆漆的秋夜。那個老年銀行家正在自己的書室裏往來踱着，心裏回憶那十五年前的一次宴會，那晚有不少的上等客人到會，正是濟濟一堂，談諧百出。那些客人們講論到那死刑，當時就有幾位文人和新聞記者以及多數的人，不以死刑